



# 枇杷黄了

方华

初夏之日去乡下，远远地，就见那熟悉的院落有一抹耀眼的金黄。及至走近，看清是一树枇杷正在黄熟，真是赶上了好口福。

亲眷从树上现摘下一盘枇杷，洗净，端上来。那带着水珠的黄灿灿光洁如蜡的果子，未及入口，就已诱人口水了。

与亲友品着酸甜的枇杷，拉家长，话桑麻。闲适之余，想起苏轼的诗句：“客来茶罢空无有，卢橘杨梅尚带酸。”曾经有人问苏轼，卢橘是什么？苏轼答：枇杷是也。一些典籍里也注解：枇杷，一名卢橘。其实，这都是文人的误解误传。本草专家李时珍即予更正：“注《文选》者，以枇杷为卢橘，误矣。”

只是，为何将此果子称为枇杷，我不得其解，于是向乡人请教。

亲戚拿起一把水果刀，将盘中的一枚果子一切两半，

说：你看，这切

开的半个枇杷像不像乐器琵琶？一眼看去，那一半枇杷还真是十分类似一把超微型的琵琶。原来，枇杷就是谐琵琶之音而来啊。

亲友还与我说起一个小笑话。说过去有一个读书不多的人，差人送枇杷与一秀才朋友，

并附函：送上琵琶一篮云云。秀才收到枇杷和字条，一笑，提笔回书一封给差人带回。打开一看，是一首打油诗，诗曰：“枇杷不是这琵琶，只为当年识字差。若使琵琶能结果，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诗虽俏皮，但若不是很好的朋友，如此一面吃着人家送来的美果，一面调笑，还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呢。或许这位秀才也不知道，此枇杷就是借彼琵琶之型之音呢。

“大叶耸长耳，一梢堪满盘。”站在院里的枇杷树下，抬眼望去，发现杨万里的描述真是准确。枇杷树的叶子长如兔耳，而每一枝头累累相叠的果子确是“一梢堪满盘”。

医典《本草新编》记述：“枇杷叶，味苦，气平，无毒。入肺经，止咳嗽，下气，除呕哕不已，亦解口渴。”住在城中，偶遇伤风咳嗽，也经常到药店去买一些川贝液、枇杷止咳露之类。我知道这些药剂也就是以枇杷叶为主要成分熬制而成。于是，亲戚让我多多的采一些叶片回去，放在家中备用。笑说，“这是纯天然民间药品，真正的绿色无污染无副作用，省钱又治病。”

“树繁碧玉叶，柯叠黄金丸。”一树绿叶，满枝头金黄，硕果累累的枇杷树，给人以富裕满足之感，也映衬出农家小院的幸福平和之景。曾经看过某国画大师的枇杷泼墨，题为《黄金满树》，真是大俗大雅。

亲戚告知，院里的这棵枇杷树是十几年前一次吃枇杷，吐核于院角自生而来。平时从不维护，却茁壮生长，结果丰硕。不像它身旁的几棵桃树，修枝施肥，精心养护，却枝头青果稀疏。真应了“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

明代沈周有枇杷诗云：“谁铸黄金三百丸，弹胎微湿露渍渍。从今抵鹊何消玉，更有锡浆沁齿寒。”黄金天铸，美味天生。然世间万事万物自有其机理机缘，就像我偶遇的口福，就像这棵偶生的枇杷。



新世界时报首发连载武侠小说



## 第六章 無餘涅槃 (上)

### 接上期

话说廖进被赵鼎安双眼毒瞎，真气耗尽，身中数剑，再无回天之力。沐苒将幼子廖凌烟，幼女廖凤舞托付给戴正宏，顾俊元二将，自己孤身一人重新杀回凤鸣寺，抱起廖进，二人相拥而泣。

除了被戴正宏、顾俊元带走的嘲风剑和睚眦剑，廖进手握七星龙渊剑，李东尔手上狻猊剑，其他的伏龙剑，蒲劳剑，螭吻剑，饕餮剑，夔夔剑，狴犴剑，以及椒图剑共七剑散落在凤鸣寺各地，众贼见大局已定，纷纷露出本相，虽然此时廖进再无威胁，但鉴于廖进余威，众人仍然心有余悸，伏龙十剑，得之一可震天下，相比从廖进手中抢夺，去拾捡其他七剑反而容易的多，于是想要凤鸣寺中群魔争食，又纷纷乱做一团。

廖进夫妇相互依偎，沐苒泣不成声，轻轻抚摸着廖进的脸颊，儿女已经托付，此时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她与廖进二人。

而此时真正

置廖进夫妇于死地的，只有李东尔！

“今天我就先斩你廖进再报我大仇！”

李东尔说完挺剑刺向廖进夫妇二人！

“嗖，嗖，嗖！”

剑尖未至，突然凌空迅雷之势飞来三块碗口大的飞石砸向李东尔。

来者甚是突然，李东尔仓皇闪躲，具已一一避开，李东尔甚是诧异，疑是什么暗器，细细看来，没错，确实确实只是三块石块。

接着三道身影闪现，转眼间已立于李东尔面前。此时正是黎明前夕，视线模糊，只见三个身影站在面前互相推搡。

“你不要阻我，我肯定打的中！”

“瞎说，谁阻你了，说好的是一起扔，就你快，就你快！就算你输！”

“我是大哥，我说句公道话吧，老二你扔的第二准，老三你是第三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本来就是老二，你是老三呗！”

三人活脱脱的三个活宝，只见三人长得一摸一样，都是一身和尚打扮，三副憨憨模样，三个光头光秃秃的，黑夜中映出三道亮光。其中一人少了一条袖子，再仔细看看，原来三人每人一片破布蒙了面，想必都是出自那同一条衣袖。

李东尔先是一怔，说道，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！”

接着是三个身影一怔，其中一个说道，

“完了，认出来了，我说应该撕两条袖子包严实点吧？！”

“怎么不撕你的？！”

“你撕两条还能凑个马甲，赶紧赶紧！”

三人又是一阵推搡。

“你们三个赶紧闪开！别碍我大事！”李东尔说道，

“说正事说正事！”其中一个身影说道，

“是师傅让我们来的，说是‘这浑小子又去惹事！你们三个赶紧去把他抓回来！’”其中一个身影装着很严肃但又略显滑稽的说道。

原来此三人是三胞胎，三人出生时难产，因出生耗时太长，三人均有窒息缺氧，大脑受损，所以三人自小就疯疯癫癫。

当时恰逢乱世，其父母见其三人处事疯癫，食量大，兵荒马乱的便将其三人遗弃，沐讲大师出家前曾为将军，带兵路过，见其三人可怜，便收养在身边，给以饭食，授之武功。

三人行事顽劣，活像三只顽猴，沐讲大师半开玩笑的给他们三个起名分别叫，闹不见，丁不着，蒋不了，后来沐讲大师出家，也将此三人剃度，赐予法号，“看不见，听不着，讲不了”并称三猿，是以“不见，不闻，不言”。

李东尔见三猿推搡阻挠，吱吱呀呀，甚是恼火，让开三猿，挥剑继续奔向廖进，正在此时，又听到一个声音，

“东尔住手！”

李东尔又是一惊，心道不好，“大师兄也来了？！”，“单是三猿还好对付，再加道衍师兄必被抓回去见师傅。”

原来沐讲大师，出家前为一将军，兵败后出家，手下的一员副将也跟随沐讲大师一同出家，法号，道衍。二人以师徒相称。此时沐讲大师共五个徒弟，道衍为大徒弟，其次为“三猿”，再其次是李东尔则为带发拜师。

李东尔又看了一眼廖进，见其无论如何是活不过去了，牙一咬，“哼”了一声，一个翻身，带着狻猊剑，跳上房顶，只留下一条黑影。

“三猿”此时一愣，然后又叽叽喳喳互相埋怨了几句，然后卯足了劲准备纵身去追，只见道衍人影闪过，

“你们追不上他的！还是先救人吧！”

此时变故，众贼中已有人注意，何起珍手持椒图剑，笑面罗刹左手着夔夔剑，首先奔将过来。

道衍携了沐苒，“三猿”一人托着廖进双手，一人托着双腿，一人扶腰，一行人施展轻功几步翻了院墙，遁入墙外树林。

何起珍，笑面罗刹等人见对方轻功不弱，不明对方来历，此时伏龙剑也已到手，不敢也不愿轻易追赶，等召集完人手这才小心翼翼追出去。

未完待续，下期同版

# 劍雨浮屠

烟花飞如絮著

